

I 114



明

王素
贈



種^九第庫文譯翻代年十五

哈桑湖畔

究必印翻 · 有所權版

原著者：

蘇聯·莫什梁克等

譯者：

禮長林

發行人：

金長佑

發行者：

五十年代出版社

重慶新生路四十號

印刷者：

五十年代出版社

代售處：

全國各大書店

圓陸幣國冊每價定

版初月二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

哈桑湖畔

目錄

(上篇)

新 娘.....L·邵包列夫(一——二頁)

農 舍.....V·瓦希列甫斯好姬(一二——二三頁)

旗.....卡達耶夫(二四——三三頁)

掩蔽部中.....斯達夫斯基(三四——五四頁)

(下篇)

哈桑湖畔.....莫什繫克

新 娘

L. 邵包列夫

自然啦，在那些日子，當柳芭在病室裏值班的時候，我們大家總是有着一種特別的心緒。親切可愛的，而且天真活潑的她，每當早上的時候，穿着一雙鬆軟軟的很輕巧的便鞋，飛也似的到病室裏面——這是投射進來三兩毫不見的，但是却能夠瞭解的可愛陽光呵。在她的臉腮上，給着一些所呼吸出來冷了的氣，還掛着凍冰，常是帶着笑容，差不多還是一雙孩子氣的眼睛，水凌凌地閃着光輝。就連她那頭沒有髻的少披，也在頑皮地翹了起來：

「『少安的腮，紅賽玫瑰花儿。』」
「『應分的呀！』」她一面吹掉手指上的凍冰，一面回答。她把手向身背後，挨近黑色的大爐子跟前——她那副白嫩嫩，纖細的容顏，和那種有條不紊的莊靜態度，真是如同孩子般地討人喜歡，和使人感動的。她一邊取緩着手，同時一邊就一分鐘以着千言萬語的速度，喋喋不休講述着所有的事物——談到早晨的情報，談到有十分嚴重性的事件，談到廚房裏的午餐燒煮着什麼東西，談到晚上的電影，——不管是什麼樣的呻吟聲音，也都靜下來了，不管是由於疼痛而愁眉不展的面孔，也都開朗了，不管是如何煩躁不堪，苦悶的病室，也都活潑起來了，憂愁也減輕了，心情也含笑了。

之後，她就在一雙纖細的手指，擦到額子上，撫摸一下，看看它們是不是緩和了，

她的端端正正的小鼻子，不安地顫動了。小鼻子，她就自覺極度的做種主婦的眼勢，把這室裏環視了一下，放聲先從什麼地方開始動起。於是，病室中護士的工作日，也就開始了。

我們大家都喜歡她，也許是因爲大家都喜愛她吧。然而，一進到我們的病室裏面，銳意的熱情，却是被禁止住了。可是當和果動盪遊樂的時候，她就會混合到我們之中誰的跟前，坐下來，小聲小氣地傾懷地談話着。或者是玩着耍兒子的遊戲，這時，大家都會明白這就是，他今天心情裏一定是很沈重的，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會沈重的。

這一天，照道理我該是做傻瓜的第一個候補人。夜間，因爲不可言喻的精神興奮，我不能夠入睡，所以，早上的時候，我對她僅僅只能夠用微笑應對，而不敢用眼睛回答早安的祝語。奇怪的是，像這樣一個年輕輕的女人，幾乎還是一個少女，就能夠很泰然釋地，會意識到異樣的心情。

可是，遊戲並沒有贏。這時，她那孩子氣似的笑唇，好像大敗不滿意時所皺起的皺紋一樣，暫時地噤止了。愉快的一羣眼睛，也愁眉不展地不痛快了，並且忽然地對我表示，她需要很多很多的歡笑。紙牌聲在她放聲大笑，在潔白色的床單上，還留着一張象徵着惡運的黑桃十，於是，我們交談了起來，不大的聲音，而且很坦白。

她的丈夫，是一個堆克車隊長，很勇敢的戰士，已經是獲得勳章的。他回來時，

了。這兩女人，以方便人愉快的陽光，投射進我們這兒來，已經有一個月之久了，可是一同睡，她的精神都不是很痛苦，心竟老是緊緊地重壓着，每當夜間，她在宿舍裏總是醒着，但竭力不去驚醒了同伴們。

昨天，她請領了醫院的假，去找她丈夫從前的一個朋友，他是大亞克軍的隊長。他抓住了她的手，說道：

「柳芭，我不必再隱瞞你了。帕溫爾陷於重圍裏面了。大家都已經突圍出來，他還沒有回來。」他不給她啜泣的機會，握緊了她的手不放。「冷靜一點吧，柳芭。他能夠回來的。你明白——得等待呀。自然囉，等待——這是一件極大的忍耐。我敢對你保證，什麼時候可以不必再去等待了。」

我望着她，並且我像這女人所特有的一種強力。我忘記了自己是置身在這悲劇的前面了，但是，在直硬的，不細心的，和男人的利己的頭腦中，找不出來像那些滔滔不絕的話語——如同她對我們大家，以着十分偉大的博愛與仁慈，囑咐耳語的那些慰藉，熱望的話語。

在病床的那端，少校呻吟了起來。柳芭趕緊跳了起來，並且就好像輕輕的幻像，滑到了他的跟前一樣。於是，她的眼睛，又重新變成往常一樣的了，愁苦——她自身的愁苦，生人的面談，是退開了。所以，在病室之中，無論是誰，都沒有注意到她的，因爲她，幾乎還是孩子似的肩膀上，是担负着多末大的悲傷呀。

不久，我調到旁的醫院裏去。過了兩個禮拜，我又回到舊識的病院裏來。有許多人，我已經沒有見到了，出現了一批新的負傷的人們，就在我的並排的地方，我聽見了一個用綢帶捆着的，凝然不動的很大的軀體。

這是一個坦克車手，他的前胸和臉上，都給燒光了。所有一切在人臉上能够燒掉的東西，他都是被燒焦了：眉毛，睫毛，肉皮。在白色的綢紗上面，可怕地，而且怪相地，戴了一付很大的眼鏡，一付凸面的黑色的眼鏡，雖然成為兩塊黑斑。眼鏡不透露任何的光綫，它只是爲着防備綢帶跟被燒得像奇蹟似的失明了的眼球，相接觸了起來。稍微往下一點，很細心而很精巧地，給嘴部留了一個口。從這兒，辨不清地發出來

人類的語言——生動的，熱情的語言，這是意志與感覺的統一先導者，對於旁人沒有它就等於死人一樣。坦克車手跟他慢慢的，而且悠長的疼痛戰鬥着。他願意活下去，他十分耐心地忍受着苦痛的綢帶。

他彷彿極愛說話似的。在深黑的，孤獨的一個的世界裏面，他期待着跟旁人的聯繫。從綢紗的不大透氣的小線毯之中，透露出來言語，變成爲啞然地，而且異樣地了，可是我，漸漸也就習慣了，也就明白這個負傷的，瀕於死亡的，被殘廢的人底這些語言了。我聽到了勇敢，憤恨，和勝利的事，聽到了幻想與希望，認識與信仰，——那，一個二十二歲的人，能夠講過給另外一個人聽的那一個故事，就是擺脫孤獨者的幽思夢想的。到這裏，我們就融治爲一個意思不同的，而且十分強固的交情了。這種友情，過了

是進於戰鬥之中，或者是進於疾病之內。

剛到早晨，天還黑黑的時候，我就清醒了。病室裏，沈重地呼吸着，唧吟的聲音，把這被戰鬥所損壞了的，強而有力的男子漢的身軀，如同警鐘似的吸呼，時時給打斷。對於這一個唧吟的聲音，却不見那一個喚不見的，輕巧的，白色的影子走動着，依照這種情形看來，我就明白了，這不是柳芭當值的。值班的，大概是曼娜，一個不漂亮的，而又不年輕的女人，她很快地就疲累了。夜間，並且永遠伏在爐旁邊的椅子上，打起瞌睡來。我爬起身，要出去吸一吸煙，於是，那個坦克車手聽見我的聲音，就向我要水喝（他招呼喝水的聲音，在他改變的——就好像「修氣」的呼聲一樣了）。我生怕把他弄得不舒服，我想要把護士叫醒。

「不要，」他說，「就你來好些……」

我十分小心地，用小漏斗從繃帶口裏送了幾口水，自然啦，我是把紗布弄濕了。心中異常不安的我，感到很是失禮。

「沒有關係，」他說，並且微笑了起來，用着安靜的斷斷續續的呼吸，把笑聲表示出來。「這只有她才會……就彷彿你自己喝似的。」

「她是誰？」

「新娘阿。」

我們又重新談了起來，我聽到一段異常稀有的戀愛故事。

他談到這個女人，他並沒有聽見過她，也不能夠聽見她，他把她用舊時代最濃愛的一句話的稱呼，叫做「我底心肝兒」。在這一天，他就是把她這樣的稱呼的，在她那兒，他體驗到非常的親切可愛，和靈魂上的慰藉，所以，現在，他還繼續稱呼着，因為他的發燒的嘴唇子，不許可他說出她的名字來。

呢，自然啦，柳芭，——我心裏想。這個名字，事實上，在他的稱呼，很可能混同爲：柳筏，柳阿，柳莎……

他用着十分深情的溫柔、誇耀、和——奇怪的說——煩惱，來談論着她。他幻想的很妙，他推量着她的面貌，眼睛，笑容，於是，我從這個夢情的導引，給他所描量的形像，激起一個巨大的感動。他低低的聲音，他認爲他知道她的頭髮，絨毛似的軟軟的頭髮，從頭巾下面露了出來，——有一次，是他用着盲目的手指，試探着幫助她扶掉掉落在小桌子後面的體溫計的簪兒，他觸到了這個髮絲的。他談論到她的手——纖細的，有力的，極其謹慎小心的一雙手，——他時常把它握到自己的手裏，給她講述着關於自己，講述着關於自己的童年，講述着關於她的夢想，講述着關於戰鬥，講述着關於想望軍的破壞，講述着關於自己的孤獨，以及如同他現在所生活的非常悲劇的物質的生活。他嘖嘖不休地告訴我，她的一切的安慰，一切有希望的幸福，一切她對於他將來一定會看見的信心，並且對我說：要我帶着柳芭的綠香，完完全全的走了，他對她說，明天——是有決定性的一天：教授應許他取下來眼鏡，而且，很有可能，他就會開始聽見

了。他不去講說這個「心肝」——可是，它忽一下子瞧不見怎辦呢？讓它不必懊悔吧。不瞧見——就不瞧見，他反正也是曉得她的面貌的了。她很漂亮，纖細，他看見她的眼睛，而在它那裏面——是流露着無限的熱愛的。尤其是：她勤勤動動縫紉的手柄。這個手柄，可以使他恢復原來的眉毛，恢復原來的睫毛，恢復原來新鮮的綠色的皮肉。他很知道，那該是用着多大的疼痛，他才換得這副面貌呵，但是這樣他才值得，才配有資格去找尋自己的新娘哩。

是的，新娘。他非常驕傲地，再三地重複着這句話。她的丈夫，在前幾上陣亡了，剛剛不久，她才和他一樣成爲一個孤獨的人了，並且比他更不幸的，是：他丟掉的可只是面貌，而她——却是丟掉一個可愛的人哪。這兩個星期以來的漫漫长夜，他們兩個人都被這混亂了，而且愛情也降進了這死亡所棲止的病室中，而被愛情所導引的生活，也幫助他把自己改變了。唔，怎樣往下生活去呢？——他不是曾經打算過自殺嗎？現在，却就兩樣了：他懷憶着未來的，生而生活下去，他繼續的鬥爭着，爲着生活，爲着健康，爲着力量，爲着幸福，爲着能夠給自己，和別的人們，向着敵人去復仇。

「她說：我，無論如何，總會瞧見你的臉的。我愛你，可是，並不是臉，你明白吧？」於是，他哭起來了。我明白這原因，他的充滿了幸福的胸懷戰慄了，呼吸也變成爲中斷的了。

「我不去打擾他，悄悄地回去躺到自己的睡床上，心裏想着柳芭。她的奇怪的運氣，深深地感動了我。女人崇高的、靈魂上的，很難以表露出來的愛情，或者極其溫柔的情愫，這種憐惜，常常就如同這個愛情一樣，——難道這就是坦白華道的愛情嗎？或者，也許，——這就是因為分憂，喪失的驚嚇，損害所表現出來的幻想；坦克手，英雄，戰士嗎？——我一直等待着早晨，護士們換班，以便看一看柳芭，好猜破這謎，——在這樣的眼睛裏面，一切都會很容易地一目了然的。我就在這顆幽心意中，微醺了起來。戰罷的很遲。按照病室裏日常所熟悉的標誌，我一下就知道了，護士們已經換班了，但是，病室中沒有柳芭。我走到坦克車手的跟前，問他覺得自己怎樣。

「真奇怪，」他回答。「心肝去檢查備帶去了。記住，關於教養，一句話都不要對她說，難道我今天就要看見了嗎？」

照着他那種靜觀聽來，我曉得他是在微笑着呢。

「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，你已經知道她了嗎？」

「不錯，她是一個美人，」我回答。

他又重新開始談了起來，談到今天怎樣第一次看見她。突然地，他卻默不做聲了，靜靜的，聽着腳步的聲音——是穿着軟鞋，輕微的腳步聲音，於是就非尋常奇怪的，他擺擺在頭上的繃帶，分開了它們。這或者就是愛情的感覺嗎？

「是她呵，」他以着溫柔的氣失說道。「我的心肝兒……」

我轉過頭望過去。但是，這是費蠟走來了，顯然地，這是在她值班以後的逗留。我打算告訴他，他是錯了，但是，費蠟却坐到了他的跟前了。

「我的親愛的，尼古拉，」她溫存地說道。「用力吧……繃帶……」
他癡癡地握緊了一隻手，於是，她同時就抓住了戰士的繃帶，他表現出垂死的樣子，和由於疼痛的預感，而發抖着。一望而知，繃帶是十分不堪忍受的。她用她的另一隻手包圍上，他於是極大的隱忍着，默無一言。她靜靜地撫摸着他的手，在注視黑色的眼鏡她的眼鏡裏，溫暖的，脈脈含情的流淚，充滿着無限的情愛。

我審視着費蠟的面孔——一副平凡的，一點不留記憶的面孔，這副面孔，我們每天都可以看見，它的各種各樣的眼色的表情，都是很平滑的。在它那兒，現在奇異的改變，很使我受到激動。年輕的，疲乏的，被着愛力所鼓舞起來的面孔，真是很美妙的，——它就是俄國女人與母親們底面孔，是充滿了信心，與悲鬱的溫柔的面孔。隨後，在他的眼睛裏，就淌了出來眼淚；她悄悄地把頭掉開去，不讓淚水淌在他的手上。他感覺到，吃了一驚。

「我的親愛的心肝兒，你怎麼啦？」

於是——是奇異的事情——是費蠟活潑潑的，並且又十分愉快的談了起來，溫存地鼓勵他，可是，眼淚却順着他的臉上不停地，而且迅速地往下流着，深切的悲苦，顛倒在空中，從口中飛迸出來滑稽的，快活的語句。之後，她的視線移到門上去，於是絕

望的沉默的苦痛，反射到它那裏面。我把頭掉過去。病床往門裏轉去了。

人們都在推想那裏面內用車手，她抓着他的手，也就一塊兒溜去了。我目送他們的背影。在鐵帶門的旁邊，她却停下來，力量使她失常了。她靠住了車輪子，任情地流着眼淚。我把她握在手裏。費德抬起了眼睛，看看我。

「伊凡·莎溫里說……伊凡·莎溫里說……」

她不能夠說了。

「我曉得，」我回答。「喔，為什麼這末早就興奮了呢……自然啦，他會曉得的呵。」

。」

她彷彿因為疼痛似的，搖了搖頭。

「就是他曉得我……我對於他算是什麼人呢……他怎樣想我呢……美人，美人……我是怎樣的美人呢……請你允許我吧。」忽然地，她已不多是爭嘈起來了，把耳朵貼到鐵帶室的門上。

在那兒，我聽見了伊凡·莎溫里愉快的聲音：

「夠了，第一次就夠了，再有一個禮拜的工夫，你就可以在黑暗裏瞧見了！」
費德用着絕望似的，異常可怕的蒼白，臉面發青了，飛快順着廊下走去了。

在病院裏，無論誰再也沒有看見她了。以後人們才曉得，她回到故鄉去了——爲了對於她，在這個人當中，使他重新回復生活下去，而關於心肝，關於美人，關於曾經

農舍

V. 瓦希列甫斯娃

「老祖母，老祖母！」

安尼霞舉目望去。娜塔絲從籬笆的外面招呼着。

「甚麼事呀？」

「可以到你那兒呆一會嗎？」

「怎末不可以呢？願意進來，就進來吧，」安尼霞很不滿意地說。

「老祖母！」

「你究竟怎末回事呀？」

「老祖母，德國人要來囉。」

安尼霞聳了聳肩。她已經好幾天就聽到了。他們來了。那又該甚末樣呢？即使是德國人，對於像這樣的破爛傢具，恐怕也得會讓無聲無臭地死去吧，他們來就來好囉。對於她，這樣一個老掉牙的老太婆，難道……

「老祖母，我們大家都要離開囉，都要往樹林子裏去了，不管是喬嬌，不管是我，所有的人們，所有的人們呵！」

那末，你們就走吧……可是我，要在這兒曬一曬太陽呢……」

「老祖母，我們花園裏有兩個紅軍。」

「是那一間呀？」

在我們花園裏，杏樹後邊的那間小屋裏面，有兩個紅軍。」

「唔，怎末樣呢？你是不是喜歡那一個呢？」

娜塔妹嘆了一口氣。她把身子蹲了下去，叮叮地瞧着一雙被白星眼所蒙上的白色的眼睛，提高了聲音，指手劃腳地說道：

「老祖母，是兩個受傷的紅軍呢。他們不堪自持。他們都在躺着。不能夠把他們移動的。明白嗎？」

「我懂得……可以把他們移到陽光下……」

「老祖母，他們受了很重的傷呢。明白嗎？我們大家都要離開到樹林裏去了。可是，韓國人就要來啦……老祖母，應該要給紅軍水喝呢，在他們那兒要輕輕的走動，明白嗎？」

「這怎末還不明白呢？」

「可是，你能夠嗎？」

「爲甚麼不能夠呢？」

娜塔妹看了看皺紋很多的發顫的手。

「唔，那末，祝你健康，老祖母……我是這樣想，我們很快地就要回到村子來的。」

可是現在，是我逃走的時候了。」

於是，光着兩隻腳，就疾行如飛地跑了起來，安尼霞搖了搖頭：

「真是一隻野山羊……唔，老祖母，我們去看看那兒的兩個人吧……」

她很吃力地抬起了身子。站起來是頂困難的了。但是，如果一下站直了，痠了的腿卻就自己走動起來了。

她繞了一個圈子，走進一座鄰近的花園裏面。在一些乾草上，躺了受傷的兩個人。老太婆把壓倒了下去，向他們問長問短。

其中一個，因為寒熱的不省人事而又清醒過來了，抬起了綁着繃帶的腦袋。

「誰在這兒呀？」

「小點聲，小點聲……老祖母安尼霞來了……你躺着吧，安安靜靜地躺着吧……」

「水……」

「水……我就去給你拿水來，小鴿子，還怎末樣，我全給你拿來……」

她自己也不曉得，從那兒來的這般勁兒，把鴿子抓住了。在腿上像裂開了的疼痛，也不疼了。安尼霞不明白它是怎末回事。雖從井裏把水汲上來，倒在罐子裏，又重新到花園裏去，走到杏樹底下。

「喝吧，喝吧，小鴿子……」

她把水罐放在受傷人們的旁邊，於是，就回到自己的原地方去了。在這兒，他又重